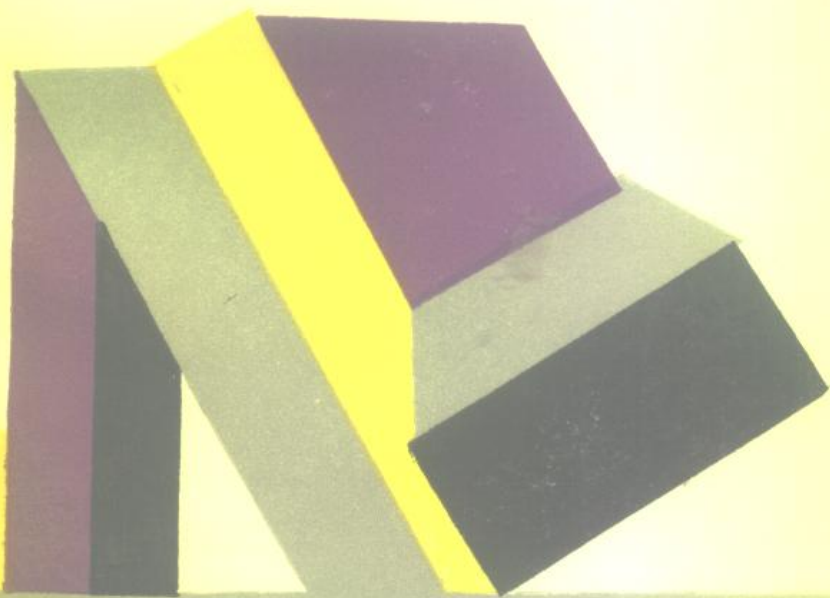


外国名人丛书

二十世纪 西方十大哲学家



外国名人丛书
二十世纪西方十大哲学家

樊波 崔伟奇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插页2张 124,000字
1990年8月第一版 1990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686-X/C·197 定价：2.60元

序

按理说，介绍现代西方哲学家并不是一件难事。这里有二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这方面的介绍已经很多，这对我们的写作是会带来而且实际上已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正值我国整个文化事业处在全面开放的良好环境中，西方思想界各个领域中的著名人物对我们来说，都不算陌生。比如这本册子中的十位哲学家的思想及生平，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这也就为我们写作预先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如果将这两个便利条件换一个相反角度去看，它们恰好是造成我们写作困难的原因。一是我们的介绍往往会落入人云亦云的窠臼。二是介绍中的缺漏也难以逃过聪明读者那双敏锐的目光，从而兴许会使我们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为此，我们总有一种硬着头皮迫命写作之感。

但是既然承诺一项任务，我们就会毅然担负起来并尽可能的圆满完成它。同时任务又提供了一次磨砺我们思想的机会。我们不只是纯然客观地介绍，我们仿佛也正在与一个个具有高度智慧和渊博知识的伟大哲人进行着深刻而诚挚的谈

话，聆听他们的教导，感知和体验他们对二十世纪人类种种困惑着的问题的理解以及忧虑、痛苦和希望——这一切只有当我们进入到他们的思想脉搏的深处才能做到。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对这十位哲学家的了解已经十分深入、十分全面而没有误偏。我们在这本小册子中旨在就哲学家们一两本主要代表著作中的思想作较为详备的评介并由此生发开去旁及他们相关的思想倾向。从我们所选定的这十位哲学家来看，他们似乎都是各自学派中的立鼎人物或开创先师。而且这十位哲学家所代表的学派似乎也涵盖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格局。象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逻辑分析哲学学派；柏格森所代表的生命主义；胡塞尔所代表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和萨特所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思潮；迦达默尔所代表的阐释学；马尔库塞所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韦伯所代表的社会学以及乔姆斯基所代表的唯理主义语言学。虽不能说面面俱备但却可以说面面顾及到了。这样我们期望每个人在读完这本小册子后，会对现代西方哲学整个面貌有一种提纲挈领似的了解和把握。

读完这本小册子，人们可以终于理解到：无论现代西方哲学以怎样新的面目出现，无论他们翻新出多少概念、范畴和命题，然而他们决不是与西方整个哲学传统相脱离、相断裂的自生自长的产物，而是从西方哲学传统中自然延伸出来的、在感合西方现代生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思想结果。整个传统如同一个巨大的文化母胎，每一个勇于深入进去并且把自己毕生精力都倾注其中的人，都可以因之而孕育、培植出

崭新的思想果实。这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仅意味着黑格尔式的思想扬弃中的辩证过程。不同时期的思想以及思想者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是以各种各样方式加以相互衔接和相互引发。传统哲学可能仅仅成为一种参照的背景，或者仅仅作为一种批判的对象，或者即使回归到传统思想的怀抱中——然而不论是所处理的思想题材、或予以关注的问题内涵都大大改变了，也或者仅仅从传统思想摇篮中撷取出某一种原素、材料加以重新改造和融合，使之在新的思想框架中构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胡塞尔、迦达默尔和韦伯为突出例证的思想形成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点。

在本书的论述、评介风格上，我们尽量使内容清晰易懂，但这不能成为人们思想懒惰的借口。我们的评述不愿流于公文条款式样，仿佛只要人们一旦捧起而未读之际，就已经嗅出办公室文件上的油墨香味；当然我们也不愿将评述成为散文或诗歌的变种，以华美词藻作为胭脂白粉饰于思想之面目去招徕读者。我们依然想以哲学本身的品格和味道以绘读者。

当这十位哲学家以其不同的哲学倾向展示出来时，从他们各自的理论角度和哲学立场去看，皆似言之成理、论之有据。进一步看，我们的确也并不能说他们的学说都是唯心主义的梦呓或形而上学的僵化。恰恰相反，他们作为与哲学传统毕竟相异的现代思潮，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和连续性，在哲学天地中毕竟开辟出一个新的思想境界。但是一旦我们将他们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或者以马克思

主义作为衡量思想的尺度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学说中的破绽和缺憾变得那样醒目刺眼。甚或他们在思想局部和细节上的独到和深刻之处，在马克思主义那种集整个人类思想之大成的十九世纪的古典光辉映照之下，也显得十分支离破碎、难以自圆，失去了思想整体上的正确性。这在书中将一一地加以评述。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曾参照了国内学者们的多种介绍著述。这里就不一一标明致谢了。值得提一下的是：在我撰写八位哲学家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常芬同志曾帮助我查找资料、校对文字，其中某些章节比如萨特和乔姆斯基这两个人评介，都曾得到她批评和启发。劳而所得仅此文字而已。

樊 波

一九八九年九月谨记

目 录

序.....	(1)
柏格森.....	樊 波 (1)
罗素.....	崔伟奇 (19)
维特根斯坦.....	崔伟奇 (35)
胡塞尔.....	樊 波 (51)
海德格尔.....	樊 波 (73)
萨特.....	樊 波 (99)
迦达默尔.....	樊 波 (118)
马克斯·韦伯.....	樊 波 (145)
乔姆斯基.....	樊 波 (165)
马尔库塞.....	樊 波 (178)

柏 格 森

(Henri Bergson, 1859—1941)

一旦提起柏格森的名字，人们就会不禁地想象在二十世纪的上空飘蓬的云彩——从近代西方的天边悠然而来。也仿佛在一时间里，这片云彩骤然泻下一场大雨，浇灌在欧洲大陆上无数颗为理智所累的干枯的心灵中，也浸透在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的血脉中。这场大雨所漫溢而成的生命川流至今还汪洋洋地奔流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境域里。

这位以生命哲学著称于世的法国哲学家，其生平没有多少传奇轶闻。他在一个一般法国青年都会具有的良好环境中成长起来。当然他是一个相当聪慧的孩子，也许值得提一下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才能的音乐家，音乐的旋律或多或少地在他稚嫩的心灵中注入了某种不羁的节奏，这与他的生命哲学所追求的绵延状态是大致相似的。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身于英国犹太家庭的妇女，她那独特的智慧基因和高雅而节制的风范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渗入这位未来的哲学家的天性气质中。柏格森毕生都是在法国度过的。在这个浪漫的国度里，他妙笔生花地写下了一篇篇充满浪漫风味、诗意勃

发的哲理文章。他在巴黎中学学习之际，就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目光去关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1878—1889年巴黎高等师范学习时，他对哲学和科学的研究已显出一种独辟蹊径的倾向。在毕业后不久，他便写出了多年沉思的第一部作品《时间与自由意志》，荣获博士学位。此后，他集中精力对身心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1896年他发表了第二部著作《物质和记忆：身心关系论》。这部书使他名噪天下从而以一个哲学家的资格在思想界展露头角。1897年他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回到巴黎高等师范任教，1900年又进入全法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1907年他又发表了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创造的进化》。至此，生命哲学的基本要旨已经大致勾勒出来，生命冲动的激流由此肇始滥觞、漫延开来。柏格森也在这种冲动的推助下达到他学术生涯的巅峰。在这以后，他还相继写出了《笑的研究》、《形而上学导论》、《道德和宗教的两种起源》等名著。

柏格森的著作文笔华美、词藻丰富，因此他曾荣获1931年度的诺贝尔奖金。他独特的思想以一种独特的文风表达出来。与尼采那种发散似格言化的表达方式不同，柏格森的行文仿佛是由一连串印象叠合、感觉交错、多声部旋律构成。但是其中有一种内在的鲜明的节奏感将整个思想贯串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个句子只有在行文的整个脉络中才能大致揣度到它的确切含义——这种含义如若诗歌的象征隐喻作为一种随时迸发的灵感闪现和智慧洞见，使人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氛围中去感受那种迎面而来的思想袭击。他的整个思想

基调似乎具有作为法国十九世纪的意志论和欧洲非理性思潮的直接继承而来的倾向，表现出对科学的、理智的近代传统直言不讳的、无所顾忌的反抗。但是如果将他和叔本华的意志论相比较，柏格森的学说似乎并没有把意志作为生命的累赘和重压，没有发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哀鸣，而是充满信心地把意志和生命作为哲学、作为整个人生的天然活跃的动力源泉。同样，如果将他和尼采的生命主义相比较，柏格森也没有把生命意义视为酒神与日神的冲突后的形而上的升华，没有那么多的凌厉、狂热的成份。他是怀着一种内在喜悦的心绪、以彬彬有礼的文雅的方式，将生命冲动的感受倾诉给世上每一个思想情人，^①使人类不得不确信：只有在他的哲学怀抱中才会得到真正的思想温暖——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的学说是法国浪漫主义在哲学中的浪漫的想象。无怪乎有人称他为典型的浪漫主义的现代后裔。

也许，任何一个哲学家欲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且由此占有一席之地，就必定首先对他的前辈思想家所作的努力作出自己的理论反应。或是直接承袭前辈思想中某一方面在改造和引申中得到崭新的结论，或是在自己刻意建立的哲学背景中把先辈思想置于对立的地位加以挑战和反叛。柏格森大致属于后一种情况。或许这也是二十世纪哲学家共有的思想倾向。尽管他们的挑战和反叛决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的断绝，相反他们的理论可能多多少少与前辈思想总存在那么丝丝缕缕的关联。但是我们看到，一方面这些传统思想因素在历史的文化境况中并没有占据主导的优势（譬如斯宾诺莎

的理性直观说)，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次要的因素包融在一个更大的原则或体系之中；另一方面，这些潜在次要的因素却被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我们的柏格森发展为一种绝对主导的思想趋向，传统哲学的某些主导原则则被他们十分鄙弃地视为敝履。柏格森就认为：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自我体系，还是细致入微的心理学；无论是宇宙进化论，还是科学实在论——在建构他们学说时都是从一种令人怀疑或者完全错误的理智态度出发的。由此推论而出的——比如在事物本质、时空观念、认知方式和判断依据诸方面的种种结论，不是固步自封就是荒谬绝伦。对此柏格森一一加以评叙。

在理智态度支配下，传统的形而上学预设了某些先验的思想范畴——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简明的规定如基因一般将要演绎开来的具体内容在自身中内在地包蕴着，在此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理性公式、在抽象范畴的统摄下将内容首尾一致地繁殖出来，而且可以魔法似地通过理智努力自觉地复归到预定的范畴之中。这种形而上学以这种抽象方式表达了对事物秩序的严格的尊敬，以为现有存在物诸种形态都是由一个隐匿其中的冥冥无形的力量在暗中操纵，——范畴就是这个力量的理性表征或者范畴就是力量本身。正如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一书第三章“论生命的意义——自然的秩序和理智的形式”中指出的那样：“在肯定自然的同一性并以一种抽象的和几何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同一性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从无机物开始的自行组合，逐步形成有机物，还是“把生命摆在首位，然后通过一种巧妙地安排的渐

次减弱的趋势走向物质，”理智和现实是一而二或二而一成为同样广大的事实。② 总之，形而上学者为那种驾驭一切的理智功能深深陶醉而迷惑了。在柏格森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将理性视为一种压缩或扩展的两个方面的工作。宛若镜中映现一样，把事物回溯为一个毫无个性的范畴形象，一个浓聚而成的思想精华、一个残剩的抽象原则——进一步说，是将它们作为已知的、不容置疑的东西首肯下来，余下的工作只不过是严格推演的技术手艺。然而这被夸大的理智能力充其量只是掌握了一个实在的幻像，理性只能是一位没有结婚的巫婆在进行自作多情的空洞的哲学臆想，是在臆想中一厢情愿的自我繁殖。因为除了那个抽象范畴之外，它并没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哲学并没有因之而前进一步。

在理智态度支配下，流行于世的宇宙进化论，在柏格森的眼中看来它们在一开始就注定是错误的。因为它一方面将理智视为已知的，另一方面亦将物质视为已知的③。理智作为一种首肯的能力将世界分解为物体与物体、事实与事实的各个部分——它们在保持彼此独立和相互排斥的状态下，依然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因果关系作为规律支配并贯穿其中。反过来正是这些关系和规律作为自然的一般结构在人的意识中烙印成井然有序的逻辑形式，构成自己的理性。理性世界与物质世界正是在相互应证、相互作用中得到相互构造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中，物质世界一方面被分割、肢解为毫无个性特征的分子微粒的存在，另一方面却依循物体的轮廓标引并在物体间的吸力影响下使物质世界“在空间上扩展开来，采

取一个扩充部分接连着一个扩充部分的形式”，④这种扩充形式会“达到太阳，达到各个行星，也许还达到整个宇宙”。⑤而“意识越是理智化，物质就越是空间化”。⑥这便是理性视野中的整个世界和宇宙的图画。柏格森指出，物质作为空间形式的存在，只不过是生命冲动所亏损而坠的一堆机械物而已，如同冲天而去的火箭所遗抛下来的残骸。这是在空间帷幕披挂下的虚假的世界，是与生命进化性质完全相反的僵化的世界，在这个理性所设计的框架中生命本身只是人为地适应它甚至完全中止了生命生生不息的创化进程。

在理智态度支配下，心理学研究同样显出内在的痼疾。因为他们同样将理性作为最高原则，作为人类意识发展最终打道回府的归宿——这种论证不唯从人的意识入手，而且从动物演化的系谱中去寻求有利于理智的结论；动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序列，恰好证明了人类理性所规定的演化路线，也就是说，理智如同一块天然磁铁，把整个动物界进化过程按照它的固有顺序吸引和统一到预定的形式安排中。动物虽然不具人类那样的理解力，但是一旦它在利用事物而采取的行为上进行回想时，它们就在如同人类理智概念一样的气氛中进行活动。这些活动必然与人类一样地为它们身外的客观世界及关系所支配，而不仅仅为其行为的态度所驱使。柏格森说：“比较心理学……用动物的理智来解释人类的理智只是在于追溯从人类的雏形到完全的人类的发展”。动物“它的行为本身已经采取人类行为的主要路线”。⑦这一切亦在最终证明理性的合法权宜。然而毋庸置疑，这种理性恰恰是

柏格森竭力加以抛弃和批判的。

在柏格森看来，传统的所有思想领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以至从根本上无法使哲学接近它的真正目标。众多哲学家在理性主义的氛围中思殚力竭地把一切努力都倾注在理性的修补和完善上——无论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或柏拉图的唯智主义，以及在笛卡尔、莱布尼茨手中更加系统和完备起来的近代理性主义——以生命哲学的尺度来衡量和校准，都是在偏离真正哲学轨道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而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经验论和归纳法亦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诞生了。这个传统在孔德那里终于蜕变成实证主义。总之，在自然科学的武装和支持下，哲学以凯旋的姿态高视阔步在思想大道上，但殊不知它只是在科学翼巢下承担着一个力不胜任角色，却误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凌架在各个学科之上的精神国王，并将理性无上的荣誉冠冕戴上骄傲的头颅。对此柏格森带着不无讥讽的口吻说道：“初看起来，这样做似乎是慎重的，把事实留给实证科学去考察，让化学和物理学去从事物质的研究，让生理的和心理的科学去从事生命的研究”，“在这种知识上，他加上一种关于认识能力的批判，如果他认为适当的话，还加上一种形而上的理论”。^⑤也就是说，哲学所从事的是对最高原则的探究，即是一种理性的事业，但是实质上这个事业只不过是从实证科学那里直接接受过来现成的材料和结论，“以更加精确的辞句，单纯地和简单地表述”而已。自然科学已经判断了的东西，哲学以一种表面上更为抽象形式加以重判而已。哲学王

国象一个“复审院”把科学法院已经宣布的不可撤消的判决心安理得予以复述而已。科学和哲学之间混淆不清的关系，恰恰表明哲学已经处于失却自己目标的窘境之中。这个窘境却在理性光圈的笼罩下发出虚幻而迷人的昏辉。

哲学以及其它学科种种谬误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统治着人们思想的理性所造成的。那么，理性的局限或缺陷究竟是什么？

一是理性态度使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总将它的外在形式、关系作为自己的任务。为了达到理智所追求的思想明晰、推理严密和语言纯洁的要求，必然将人的思维纳入数学几何化的轨道，进一步说，必然把处于空间中的事物按照几何化方法加以分解和统一。就象为了洞悉人的身体奥秘而把人的肢体和器官作为不同的单元所组合起来结构加以考察一样。然而这种理性态度和方法根本无法把握事物的个性、无法去体悟生命本身种种微妙难言的感受。另一方面理性由于从事物的外在形式和关系出发，势必囿于这种关系和形式所规定的联系中，而事物的各个侧面和多方面属性却在理性认识中遗漏了。并且人的思维在这种外在形式和关系中只能趋向功利化、惰惰性，如同蜘蛛一样年复一年地只是单调地编织同一样式的网络，抑或偶尔地捕获到某一只飞虫，但是并不能网罗和统摄整个丰富的世界。

二是理性态度总是将世界视作一个空间化的静止对象，而不是将世界体察为一个时间化的流逝过程。或者总是将流逝的时间凝固为空间的静止点，就象芝诺把迅疾飞驰的箭影

截取为一个个不动的矢身，而人类仿佛成为一个置于局外的冷静看客，不是参与和溶化到事物运动的流逝中，并且以知觉固有方式把这种运动剪辑为一个个概念的片断。柏格森说：“我们的思维可以从运动的实在中引出固定的概念，但是决不能用固定的概念来重新构成实在的东西的可动性。”如果可以比喻的话，就是那个流变中的活泼泼的实在仿佛是一支正在演奏中的曲调，理智所能听到的只是每一个静止、固定的音符，而不是曲调的旋律和节奏。

三是理性在把握世界时只能采用语言概念这种抽象形式。它们与事物的独特个性和丰富内涵根本无法达到有机的契合和统一。这就是说，语言的概括性和概念的普遍性——人类理性特有的手段在丰富多彩、易变流动的世界面前只是一筹莫展。柏格森说：“我们的思想，在其纯粹的逻辑形式中，是没有能力描绘生命的真正的本质的，也是没有能力描绘出进化运动的全部意义的。”^⑩因此，形而上学只是在事物实在的关系中开掘了一条人为的地道，而科学主义只是在事物实在的关系上架起了一座人工的桥梁，但是事物的生命之流却在这两个建筑物之间通过而不与它们相接触。理性态度下的概念把握从未想要、也不可能深入到事物运动的脉搏中，去感受那内在的冲动和跳跃的节律。

在废弃了理性态度之后，哲学就有可能进行一番新的设想，重建自己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看，柏格森是将艺术把握世界的感悟方式、创造性质转换和移置到哲学领域中了。在他看来，哲学家与思想对象的关系犹如艺术家和他的作品

关系一样，投入并沉浸在艺术的创造状态中，作者与作品联属、融合为相互渗透的一体关系，其间的不可言传的妙谛便被灵见和体悟。进一步确切地说，哲学的伟大任务不在于描绘事物的外在轮廓，而在于勾攫出事物的内在生命。整个世界宛如一个生命冲动下的奔涌川流，在文化冰层所覆盖的底层下面毫无止境地由过去流至今天，并继续奔向未来。柏格森说：“我发现有一股连续不断的流，我所见到的任何一种流都不能同它相比。这是一系列的状态，其中每一个状态都预告着随之而来的状态，也都包含着已经过去的状态。事实上，只有当我跑到它们的后面，转过身来回顾它们的踪迹的时候，它们才形成不同的状态。当我正在感受它们的时刻，它们是由一种共同的生命紧紧地结合着，深深地鼓动着，我根本无法说这一个到哪里为止，那一个从哪里开头，事实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是无始无终的，全都是互相渗透、打成一片的”。^⑩这是事物的真正实在和真正本质，是哲学应该穷追不舍的流变对象。

上述是对生命冲动的绵延状态的绝好描叙，这是以时间形态表现出来的有机整体过程，其中每个因素并不是以链条衔接、彼此继起的外在空间形式展示出来，而是相互渗透、不加分割、没有继起的交融状态。柏格森说：“当我们内在的‘我’让自身生存时，也就是说，当它不是建立在现在的状况和先前的状况相脱离的基础上时，纯粹绵延就是由我们的意识状况的延续所表现出的型式。”^⑪正如法国哲学家约瑟夫·祁雅理指出的那样，柏格森的“目的是要超出各种概